



## 护士节,走进男助产士这个特殊群体

# 女儿国中的男子汉

# 亲手接生自己的娃

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孙美燕

吴林的宝宝降临这个世界时,小小的身体第一个触碰到的就是爸爸宽厚的手掌。这双手,将他慢慢托住,迎接他来到这个世界,再轻轻放到妈妈温暖的胸前,呈现一幅一家三口温馨的画面。

吴林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分娩室的一名助产士,也是为数不多亲手接生自己孩子的男人。这样的男助产士,浙大妇院分娩室一共有11个,约占了总数的1/6。

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,钱报记者记录了吴林普通的一天,带大家走进“助产士”这个特殊的护士群体。



## 认可 / 二胎妈妈来生产,点名要他做导乐

早上7点多,吴林从家里出发前往医院上早班,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士的妻子通常早半个小时出门,两人白天几乎见不上一面,半岁的宝宝还跟着奶奶熟睡。

此时,浙大妇院分娩室的待产房里已经躺着5个产妇。吴林先和晚班的同事交接班,正看着电子病历,他突然听到6床产妇发出了低沉的呻吟声,赶紧起身走到床边。

“医生,我能不能直接剖啊。”产妇侧躺着,双眼无神,有气无力地挤出一句话。

“你现在情况挺好,完全可以自己生,不要这么快放弃嘛!再坚持一下,我教你做深呼吸放松……”

吴林说,很多产妇在打无痛针前都会“一时不冷静”,想赶紧剖掉,但其实大部分最后都能顺利自然分娩,“自然分娩对产妇和孩子的创伤最小,只要条件允许,我们都会鼓励她们自己生。”

医生,这是很多产妇对吴林和同事的称呼。一位产妇说,她也分不清医生、护士、助产士的区别,“医生是对他们的尊称。”准确来说,助产士是能独立接生和护理产妇的护士。一名优秀的助产士,临床经验不亚于专业的产科医生。

吴林6年前刚到浙大妇院时,也对助产士这个职业知之甚少,“我一个师兄在这里,他说在产房工作挺开心的,很有价值感,我就过来了。”

但初来时,他最先感受到的却是男助产士尴尬的处境:有些产妇看到男助产士会立马提出换一个。他说,毕竟生产涉及隐私部位,产妇和丈夫拒绝男助产士也能理解,但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。

这两年,分娩室男助产士的比例不断上升,产妇对他们的偏见和抗拒也慢慢减少。当天,待产室的一名孕妇还指定让吴林给她做导乐,送锦旗和表扬的也越来越多……

王女士是来生二胎的,1年半前,她在浙大妇院生下了大宝,正是吴林帮她做的导乐,“我很怕疼的,上次他给我做导乐感觉蛮好的,所以这次也叫他。”

导乐是全程陪伴孕妇自然分娩的服务,通常由优秀的助产士担任。王女士待产时,吴林带着她用瑜伽球做训练,缓解疼痛和不安;上无痛时,他和麻醉师一唱一和讲起笑话,分散她的注意力;最后生产阶段,他全程握着产妇的手加油打气,指导她正确呼吸。

在同事的助产和吴林的导乐下,王女士顺利生下一个男宝宝。

## 幸福 / 亲手接生自己的孩子,收获双重成就感

和安静的待产室不同,产房相对热闹多了。医生和助产士穿梭在不同产室之间,每扇门打开,里面时而传出产妇的呻吟声,时而有产妇的用力声,时而有宝宝降临时美妙的哭声,中间夹杂着助产士的指导声:“很好,再来一次!”“鼻子吸气,嘴巴吐气。”“用力!加油!”“好好好,先休息一会。”……

吴林说,分娩室的最高记录是一个班内接生了28个婴儿,平均1小时就有3~4个产妇生产。平常一个助产士一天要走2万多步,那天的步数估计超过3万。

做完导乐后,他被安排为另一个二胎产妇助产。林女士2016年生下大宝,当时也是一名男助产士接生,所以看到吴林没有丝毫惊讶。

林女士生得很顺利,由于羊水比较清,生下的宝宝干干净净,还遗传了妈妈白皙的肤色。吴林抱起宝宝让她确认性别,“来,看一眼,男孩还是女孩?”

“女孩。”刚卸完货的林女士迅速恢复了体力,语气平稳有力,“这下她爸爸和哥哥要高兴坏了。”

林女士说,生二胎完全是因为儿子整天念叨“生个妹妹”,丈夫也想要一个贴心小棉袄,但她觉得养女儿要操心的事情太多,反而更想要个男孩,“奇怪了,我做B超的时候都看到蛋蛋了!”在场的助产士都被

她逗乐了。门口等候多时的爸爸见到宝宝后,更是激动地确认了三遍,“是女儿吧?”

吴林觉得,助产士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之一,因为每天都和父母共享新生命诞生的喜悦。而这种幸福感的顶峰,则是他给自己宝宝接生的那天。

去年12月7日,他特地调了班,空出完整的一天,因为那是妻子的预产期,“导乐啊、助产啊,全都是我上,当了一天她的专属助产士。”

那天,他既是助产士,也是丈夫和爸爸,角色反复切换。助产士上线时,他拿出最专业的指导,帮助妻子调整体位,减轻疼痛指导;但一旦变回丈夫,他又看不得妻子那么痛苦,恨不得自己替她遭这份罪。

“平时也觉得母亲很伟大,但到了自己老婆生的时候,这种体会就更强烈了。太不容易了。”

进入分娩最后阶段,吴林不断提醒自己“专业、沉着、冷静”,一步步来,不要掺杂太多个人情感。以至于孩子出生后,他依然保持着这种理性,只顾忙着擦拭、给妈妈看性别——反而忘了初为人父的激动和喜悦,没有流一滴眼泪。

事后回想起来,他才觉得亲手接生儿子这事儿,太牛了!

## 挑战 /

###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不忍看到引产产妇的泪水

幸福是产房的常态,但它同样暗藏危机,而且一旦爆发,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的悲剧。

临近下班,吴林收进一个孕28周的产妇。早上她突然破水、见红,在当地医院建议下赶来浙大妇院急诊,随后被转至产房。

这个产妇也是二胎,本身有妊娠期糖尿病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,之前产检一切正常,不知怎么就突然破水了。

当天值班医生检查后表示,宝宝太小了,如果能保就尽量保,实在保不住再尝试生产,“你虽然是瘢痕子宫,但毕竟胎儿没有足月,比较小,还是可以尝试自己生一生。”

这个产妇虽然出了点小状况,但还有保胎的希望,情况不算太糟。在产房,“羊水栓塞”才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消息。这种因羊水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的严重并发症,病情凶险,病死率高,吴林刚入职时就体会了一回。

他记得,那个产妇生产中突发羊水栓塞,第一时间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同事们全都屏气凝神、埋头抢救,氛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,“他们让我拿药,我神经紧绷、全身僵硬,汗毛都竖起来了,生怕拿错。”好在最后抢救成功,产妇虽然摘除了子宫,但保住了性命,孩子也平安出生。

除了羊水栓塞、大出血这种紧急抢救,吴林最不愿面对的就是给产妇引产。每周,产房或多或少都有几台引产手术,基本是胎儿查出畸形,不得不终止妊娠。

他说,引产的产妇,生产前都异常平静,表面看不出悲喜。但一旦胎儿引产下来,她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,“有的会要求抱给她看一眼,看了之后就哭得停不下来。还有的会准备好小衣服,让我们给宝宝穿上。”

产妇情绪波动很容易造成大出血,所以吴林和同事尽量让产妇和宝宝避免过多接触,还时常安慰她们,“我们会告诉产妇,你还年轻,还有机会,太伤心对身体不好,现在身体恢复好最重要之类的,但说实话,这时候语言都是很苍白的,没有哪个母亲会不伤心。”

那天,吴林为3位产妇助产,抱了3个别人家的宝宝。下班后,他终于可以回家抱一抱自己的宝贝儿子。